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點規劃項目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梁 蕭 統

唐 呂延濟 劉 良 張 銑 呂 向 李周翰

李 善

俞紹初 劉群棟 王翠紅

選 編

點 校
注

全六冊 第一冊

新校訂六家注文選



鄭州大學出版社

新校訂六家通文選

新校訂六家通文選

新校訂六家通文選

新校訂六家通文選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點規劃項目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梁 蕭 統

唐 呂延濟 劉 良 張 銑 呂 向 李周翰

李 善

俞紹初 劉群棟 王翠紅

選 編

點 校 注

全六冊 第一冊

新校訂六家注文選



鄭州大學出版社

鄭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校訂六家注文選. 第1冊/(梁)蕭統選編;(唐)呂延濟等注;俞紹初, 劉群棟,王翠紅點校. —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13.12(2014.1重印)

ISBN 978-7-5645-0422-9

I. ①新… II. ①蕭…②呂…③俞…④劉…⑤王… III. ①古典文學-作品
綜合集-中國 IV. ①I212.0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1) 第 053242 號

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鄭州市大學路 40 號

出版人:王 鋒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河南省瑞光印務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張:43.5

字數:716 千字

版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郵政編碼:450052

發行部電話:0371-66966070

印次:201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書號:ISBN 978-7-5645-0422-9

定價:199.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由本社負責調換

昭明太子蕭統像



文選三

十四

端之特闡立應門之將將七將名反闡門也言

此門特達來門而起應門亦闡名將將高貌

綜曰格闡也端門南方正門應門中門也

善曰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闡洛陽宮舍記曰

洛陽有端門毛詩曰應門將將毛萇曰將將

嚴正貌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密曰將將

立崇賢門於東金主義故立金商門於西

明仁義門綜曰崇賢東門名也金商西門名

也謂東方為木主仁如春以生萬物昭天子

仁惠之德故立崇賢門於東也西為金主義

昔為商若秋氣之殺萬物抗天子德義之聲

故立金商門於西善曰漢書曰角為木為

仁商為金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

為義也

雲龍神虎皆門名龍為木列在東武為金列

在西雲神皆龍虎所用也龍可使龍集武可

使屯五稱神虎曰德陽殿東門稱雲龍門德陽

殿西門稱神虎門神虎殿金毀也秋方西方也

情淺近何足可感動乎娛樂也音次為
 下偽又觀古既及演以鞞及妓於苗及
 或為妓古巧及念道張銑曰窮亦枯也
 妓好也靡妙也今業陸善經本校靡為
 麗衆論夔巧之至妙敷道德之知

麗願聞之乎

鈔曰如此等事亦欲聞乎又與聞乎作此

語者欲觀其可說不也張銑曰敷布也弘大也今業陸善經本至妙為妙藝麗

為玄微子曰吾子倦世探隱

椽沉

李善曰難蜀文曰椽民於沉溺說文日出溺為椽鈔曰古本無

箸橫荷之毛耕曰有同無解又曰蕭蕭馬鳴也
旆旌悠悠流貌也昧莫廣大貌也聊依放曠貌

鉦鼓疊山

火裂標林飛爛浮煙載霞載陰拉攏雷破崩齧

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

覺振疊也鳥擇木而棲五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

不擇音鹿得美草呦呦而鳴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出音急之至也凡開眼而有舒解遲急不擇音獸皆然非唯鹿也莊周亦曰獸死不擇音以雷碾之至於去鳥不擇木獸不擇音善曰說文曰鈺鍊也拉搗雷碾崩弛之聲拉朗答切攏音流銀音

昭爾稱曰空山墜 魑魍續糜糜墓六駮追飛生彈竈

鵠射猱挺白雉落黑鳩零陵絕嶠雋卓越巉險

跼踰竹栢獬豸柎封狶苑神螭掩剛鏃潤霜

刃淙 穎津前兩足也莊周曰連之羈頰糜大糜也桂林有糜

山海經曰駮自夸黑尾一角虎爪音如鼓詩去隰有六駮飛生脆也師曠曰南方有鳥焉鵠黃頭赤自五色備也鵠為一名雲白黑色長頸赤喙食蝮蛇體有毒古

幽厲昔崩亂柏靈今板蕩良曰幽厲周二王也柏靈漢二帝也崩亂板蕩皆喪敗見伊洛既燎煙函

峻沒無象同曰燎焚也伊洛二水名謂東都也言東都宮室盡燬牧正裝受秦

川秣馬赴楚壤銑曰整名秣餉也楚壤荊州也沮漳自可美客心非

外將翰曰沮漳二水名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式微胡不

歸言聚常感此而所由得歸往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良曰上宰謂曹操也言曹公奉獻帝

威以征諸侯皆尊而為長雲騎亂漢南宛郢皆掃盪向曰雲騎言多如雲也漢南謂漢

平定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良曰垂霧務喻昏亂盛明謂曹公也言

慶泰欲重疊公子特先賞翰曰慶泰通欲猶欣也重疊謂曹公不謂

息肩願一旦值明兩言初謂武帝既明而太子又明故謂太子為明兩也並載

遊鄴京方舟泛河廣良曰言太子同綢繆清讌娛叙寒梁棟響向曰

既作長夜飲豈顧乘白養銑曰顧乘白養也言常為長夜

陳琳表本初書記之士故叙喪亂事多良曰表初守本初陳琳先事之以掌書

南宋陳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選》

中洲上有山石說文曰傍附也
曰島嶼皆水中山也陟升傍近也

信是永幽

棲三百豈徒暫清曠

善曰謝靈運方山詩曰
資此永幽棲又田南詩

曰清曠招遠風蒼頡篇曰曠踈曠也
翰曰信可長往豈徒暫游而已

坐嘯昔有

委卧治今

五臣

可尚

善曰張璠記曰同濟注
音津睡音質漢書曰

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南
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
濟曰後漢岑晁字公孝有幹國之器太守成瑨請為
叻曹時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恒坐嘯遲
言坐嘯之事昔人已委得賢
守卧理之事我今自庶幾也

早發定山

五言善曰梁書曰約為東陽
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良曰約為東陽太守
宿于定山而早發

前言

俞紹初

《文選》三十卷，舊題梁昭明太子撰。但是，通過對相關史料的考察和推斷，此書實際上是昭明太子蕭統在梁武帝授意下，與東宮學士如劉孝綽等共同編撰而成，敦煌遺書有一部類書叫《雜鈔》，裏面有一個書目，其中有「梁昭明太子召天下才子相共撰，謂《文選》」的記載，應該認為這是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一〕}。《文選》甄錄了周、秦、兩漢、魏、晉、宋、齊、梁八代，前後千餘年間的優秀作品，分類按時間先後編次，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文總集。這部總集，對後世文學創作產生過深遠影響，特別是自隋唐至宋代中期，由於科舉制度以詩賦和試策為主要考試科目，還成為士子應試時必須熟習的重要讀本，當時流行有諺語云「文選爛，秀才半」^{〔二〕}，便反映了這一情況。

《文選》之有注，當始於隋代的蕭該，他是昭明太子的從侄，撰有《文選音》十卷^{〔三〕}。到了唐初，曹憲及其弟子許淹、李善、公孫羅等人在江淮間相繼從事《文選》注釋，各有注本行世，其中李善所取得的成就尤為突出，他不但將其所注之本上表進呈朝廷，晚年又在汴鄭間以授諸生，號稱「文選學」^{〔四〕}。至唐玄宗開元年間，呂延祚以李善注《文選》為繁冗，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等五人更為訓解上表進呈，時稱「五臣注」。唐人為《文選》作注，遠不止上面所列舉的。近年來得悉，日本傳古鈔本《文選集注》彙集有李善、《鈔》、《音決》、五家（即五臣）及陸善經等注，其中的《文選鈔》和《文選音決》二書究為何人所作，迄無定論，而陸善經則與五臣是同時期人^{〔五〕}。又從天津藝術博物館藏和日本永青文庫藏敦煌殘卷中，發現一種既不同於李善也不同於五臣的無名氏《文選》注^{〔六〕}。諸如此類不見於著錄而散落在民間的注本，想來其數量也不在少數。所以，有唐一代在《文選》注釋方面，有如雨後春筍般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這在《文選》研究史上堪稱空前絕後。隋唐時期的《文選》注大都已亡佚不存，只有李善和五臣兩家比較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並一直流傳至今。

李善和五臣兩種注本，它們的面貌與性質各不相同。就編排來看，李善因鑒於注文的字數甚多，故將全書析為六十卷；而

五臣則依原本仍作三十卷。從正文看，二者也頗有異同，李善所據的可能是一部附有李善所稱『舊注』的私家藏本^{〔七〕}；而五臣本既由工部侍郎呂延祚進呈，則很可能出自官本或內府藏本。再看注釋，李善主要採用徵引式，即引書以明事義的方式，偏重於學術性；而五臣則直接訓解字義，時或疏通句意，傾向於通俗化。這兩種注本，李善注博洽精深，五臣注淺近易懂，各有優長，且皆出唐人之手，為後人解讀《文選》架設了無可替代的橋梁，彌足珍貴。

在唐代，李善和五臣二家注本各以寫本流傳。五代後蜀宰相毋昭裔始刊刻《文選》，當是五臣注本^{〔八〕}。而李善注本要到天聖九年（一〇三一）由國子監雕造進呈，才有第一個刊本^{〔九〕}。此後，大概出於『合則兼美』的考慮，有人開始將這兩種注本並刊行，於是便出現了一種新的六十卷注本。

這種合刻兩家的注本，從流傳至今的宋刊本來看，可分為兩個系統：一是正文依五臣本，按照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後排列，後世通稱六家注本，有北宋崇寧五年（一一〇六）至政和元年（一一一一）廣都（今四川雙流）裴氏本（已殘）^{〔一〇〕}，又有南宋紹興二十八年（一一五八）明州（今浙江寧波）州學本^{〔二〕}，其李善注凡與五臣注文義相重疊者則併入五臣注；另一是正文依李善本，間或據五臣本校改，按照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後排列，後世通稱六臣注本，有南宋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贛州（在今江西）州學本^{〔三〕}，其注文的刪併恰與明州本相反，又凡李善注中作『某某，已見某篇（或已見上文）』者，皆改已見為複出，《四部叢刊》影印南宋末建州（今福建建甌）本即據以刊行。

對這兩個系統的本子進行比較發現，六臣注本的李善和五臣兩注，並非來自各自的單行本，而是照錄六家注本，只是將兩注的位置顛倒，又為了照顧體例的需要，進行某些技術性的加工處理而已。這就意味着，無論是六家注本還是六臣注本，都是從一個共同的祖本出來的。那麼，這個祖本究竟始刊於何時？其中的李善和五臣兩注又分別從何種本子中引錄而出的？對於這些問題長期以來在認識上模糊不清，直到韓國正文社於一九八三年將奎章閣藏明宣德三年（一四二八）活字本《文選》（下稱奎章閣本）影印出版，有如撥霧見天，使懸而未決的問題得到了澄清^{〔三三〕}。

奎章閣本六十卷《文選》，以五臣為主，按照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後編排，即屬於六家注本系統。根據此本書末所附的跋識可知^{〔二四〕}，其所據的底本當出自北宋元祐九年（一〇九四）秀州（今浙江嘉興）州學本，而所用的五臣和李善兩家注則分別采自北宋天聖四年（一〇二六）平昌孟氏校刊的五臣本和天聖九年（一〇三一）國子監進呈的李善本^{〔二五〕}。而秀州本早於廣都裴氏本十五年問世，因此，它是今天所能見到的各種合刊李善和五臣兩注本的最早的本子，也可說是祖本，這已成為當今學術界的共識。

再看，奎章閣本所附秀州州學跋文有云：『今將監本逐段詮次，編入李善並五臣注，其引用經史及五家之書，並檢元本出處對勘寫入。凡改正舛錯脫剩，約二萬餘處。二家注無詳略，文意稍不同者皆備錄無遺，其間文意重疊相同者輒省去，留一家。』這裏有兩點內容值得注意：其一，秀州本編排的版式，包括卷數、類目、篇題等項，悉依國子監李善本；其二，在對李善、五臣二家注的處理上，秀州本堅持『皆備錄無遺』的原則，只是將其中『文意重疊相同者』加以省併。今以此與奎章閣本及宋刊諸二家合注本相比照，發現奎章閣本與跋文所說的內容完全相符。而以明州本為代表的六家注本及以贛州本為代表的六臣注本，在二注的去留上，不但『文意重疊相同者』，連『文意稍不同者』各自也皆加以刪併，因而其刪併的數量遠較奎章閣本為多，這就難怪尤袤在其所刊李善本《文選》題跋中發出『雖四明（指明州本）、贛上（指贛州本），各嘗刊勒，往往裁節語句，可恨』的感慨了。至於明嘉靖袁褰仿裴氏刊本，在內容上固然與奎章閣本比較接近，但其刊印的時間較之晚了一百二十餘年，而且未見引錄具有重要文獻價值的四種附錄。由此看來，奎章閣本當是最能反映秀州本原貌，比較忠實完整地保存了北宋天聖間國子監李善注和平昌孟氏本五臣注的一個本子。

有鑒於此，此次擬以奎章閣本為工作底本，取李善、五臣兩家注合刊的明州本和贛州本、李善注單行的尤袤刊刻本^{二六}及五臣注單行的正德本和陳八郎本^{二七}相對校，並參校以《文選集注》鈔本（本書校勘記中稱『集注本』）、敦煌吐魯番《文選》寫本、日藏《文選》白文古鈔本、三條家五臣注寫本及北宋天聖明道間國子監刊本等殘卷，又參考了史書、類書、作家文集中所存的相關篇章及前人的校勘成果，以求求真求實為指歸，試圖重新整理出一部較為完善的六家注本。

在整理過程中，我們盡可能保持奎章閣本原貌，僅根據需要做了一些局部調整：如將書前原附於《文選序》之後的國子監本准敕節文、李善《上文選注表》、呂延祚《進集注文選表》及唐玄宗口敕，連同書後原所附沈嚴《五臣本後序》等四種跋識，一並移入於本書附錄；又如原本總目時有與各卷篇目不盡相符者，今一律依篇目另立總目；再如原本注文採用傳統的雙行夾註，今為排版方便，改用單行等皆是。

奎章閣本存在着一些明顯的錯誤，而主要集中在其所使用的李善本部分。今擇其要者，略作說明。

類目有誤。《文選》文體分類，當以五臣本分為三十九類最得其實，而奎章閣本則分為三十七類，脫去『移』『難』兩類（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二八}。他如卷二十三歐陽堅石《臨終詩》題上，據五臣本有『詩類』子目『臨終』二字，此亦脫去（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又如卷三十六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篇題上類目，據五臣本作『策秀才文』，《文選集注》本卷七十二及《郡齋讀書志》引並同，而此本則誤刪『策秀才』三字，但作一『文』字（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

篇題有誤。如卷三十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孫廷尉雜述綽》，此本「孫」原誤作「張」（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北宋本亦同），集注本、五臣本皆不誤^{一九}。又如卷四十一朱叔元《為幽州牧與彭寵書》、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此二書原誤倒（明州本、贛州本及尤本同），其不知朱為東漢初年人而孔為東漢末年人，致使與《文選》編例不合，五臣本未誤。又如卷五十七潘安仁《馬汧督誅》，「馬汧」據《文選集注本》李善本原當作「汧馬」，本書卷四十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李善注三引潘安仁《汧馬督誅》亦可證。而北宋本則據五臣本改作「馬汧」（尤本同），此本及明州本、贛州本從之，故皆失著校語。

因不明舊注性質，有與李善（或五臣）注相淆亂者，也有錯移位置者。李善在其注例中，曾多次對舊注作過明確交代，二者區別甚為分明^{二〇}。今所見寫本如敦煌本張平子《西京賦》、東方曼倩《答客難》、楊子雲《解嘲》及《文選集注》本中含舊注者，皆能恪守注例而加區別。但自北宋本起，開始出現舊注與李善自注時有相混不分的情況，這方面當以集諸家舊注的篇章尤為突出。到了後來，此本及明州本將舊注移置於五臣注末，不作區隔，誤為五臣注所有（按，蓋秀州本已如此）；贛州本則凡注段中含有舊注者，一律於注首冠以「善曰」二字，誤舊注為李善所採集，說明宋人對舊注性質的認識已從模糊演變成錯誤了。

奎章閣本左太沖《三都賦》中出現的錯移舊注位置的情況，更令人不可思議。本書卷四《蜀都賦》題下，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三都賦》成，張載為注《魏都》，劉逵為注《吳》《蜀》，自是之後，漸行於俗也。」李善既引以為注，則各篇題注家姓名必當與臧氏《晉書》相合。《文選集注》本正是如此，其《吳》《蜀》二賦並題有「劉淵林（逵字）注」，其《魏都賦》一篇已亡佚，亦應題有「張孟陽（載字）注」。又《文選集注》本在《三都賦序》中有綦毋邃注計五條，而篇下未題其姓名，大概是因為其數量偏少之故，而今奎章閣本（明州本、贛州本、尤本及北宋本皆與之同）卻將「劉淵林注」四字錯移於《三都賦序》題下，《蜀》《吳》《魏》三賦則皆失書注家姓名；又刪去五條綦毋邃注的姓名，其注遂與李善自注相混，致全失李善本舊貌。以上所述的各種錯誤，自當始於北宋國子監本。

奎章閣本因傳寫造成的訛脫衍倒，也所在多有。如卷四十陸士衡《豪士賦》「脩心以為量者，存乎我」。按，「脩」當作「循」。循，因也。五臣張銑正以「因之以心」為注，可證五臣本正文原作「循心」，與李善本同。今五臣正德本及明州本皆作「脩」，贛州本校語亦云五臣本作「脩」，則各本所見五臣本原已訛「循」為「脩」，奎章閣本亦從之而訛。奎章閣本還存在自身造成的錯誤，如由於編校者只知有《毛詩》而不知唐人猶見及《韓詩》，而往往將李善注中所引的《韓詩》妄改為《毛詩》即是。今次整理，凡屬以上所說的各類錯誤，一並參照他本或前人校勘成果加以改正，並寫入校勘記說明理由。

但是，對於那些疑其有誤而未敢遽定者，例如《文選序》『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改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其中『亡是』二字似當作『安處』^{二二}；又如卷四十二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朝歌令』疑當作『元城令』^{二三}；他如其舊注與李善自注虽心知有相混不分的情況，諸如此類，皆因無版本可據，不便輕改，僅在校勘記中加以說明，或者存而不論。奎章閣本中篇題作者名下，多有刪李善注而並入五臣注者，今則據他本複出之，以求盡可能保留北宋本全貌。

最後，擬就尤本和《文選集注》本分別與北宋本（凡北宋本該處已亡佚，則據奎章閣、明州、贛州等本）相比較而頗有異同者，本書將如何處理，略予以說明。

上文已指出，各本包括尤本在內的諸種錯誤皆始於北宋本，因此，尤本在總體上應出自北宋本系統，這大概不會成什麼問題。據上引尤袤李善注本題跋，他是見到過明州本、贛州本的，就很可能取此二本參校而刊刻成書。如尤本中不少篇在正文字下夾有音注，為北宋本所無，當是五臣音，尤蓋據明州本而增入。又如北宋本李善注作『已見上文』或『已見某篇』者，尤本往往複出注文，又與贛州本相同。諸如此類，皆有失北宋本原貌，今次但在該篇首出之處，寫入校勘記說明，餘則從省。

尤本李善注還存在另一種情況，即較北宋本在內容上有不少增出的地方，其中又以『賦』類數量為最多。今舉其一例，卷十九曹子建《洛神賦》題下，尤本李善注引有『《記》曰』云云，二百餘字的注文，為北宋本所無。或以為此是尤氏據他書而妄增，但與尤同時稍早的姚寬在其《西溪叢語》卷上中亦載有『李善注《感甄賦》』云云，文字幾與尤所引之『《記》』全同，又此篇正文『怨盛年之莫當』下，今各本皆有李善注曰：『此言微感甄后之情。』皆可証尤所見題下原必有此注。或以為北宋本也許是見其文字不馴雅而刪之，因刪而未盡，故在正文注中仍留下了此痕跡。但是，根據相關史料的記載，這種尤本李善注有增出而為北宋本所無的情況，可能別有原因。北宋時刊印李善本事實上有兩次：第一次在景德四年（一〇〇七）下詔命三館（宋初以昭文、集賢、史館稱三館，後合三館為一，賜名崇文院）校理雕造，大概至大中祥符四年（一〇一一），校理畢而付印，不料過了四年，即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因三館失火，書籍被焚燒殆盡，新刊刻的李善注本也在被焚之列。第二次便是上文所說的天聖間命國子監重新校理的刊本^{二四}，而其底本，據知是早年由三館本寫錄藏於禁中太清樓且多有『損蠹』的李善注副本^{二五}。既然北宋國子監本所據以刊刻是一部多有殘損蟲蛀的本子，那其間有脫誤，如《洛神賦》題下之注，便可以理解了。在另一方面，即尤本所增出的注文，則可能是從第一次刊印本中引錄的，至於這個本子是否是被焚之前已有少量印本流出外間，或者是焚後在餘燼中檢拾而得的殘本，就無從知道了。但不管如何，尤本增出的李善注，無疑亦當出自北宋刊本系統，且此本自胡克家翻刻以降，流傳廣泛，影響深遠，故凡屬此之類，皆寫入校勘記，以便讀者參考。

如果將《文選集注》本的李善注與北宋本相比較，各自在徵引經史、解釋文義兩方面，互有詳略，但總體而言以北宋本為詳，尤其在解釋文義方面最為明顯。看來，北宋本李善注似乎更接近李匡乂《資暇集》所說「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的李善絕筆之本，亦即定本。還有一點值得引起注意，即北宋本所據的原寫本很有可能參考過《文選集注》本，存在逕取該本中的《鈔》和陸善經注，或稍加改易以充李善注的情況，而且數量頗多^{二五}。例如卷四十繁休伯《與魏文帝箋》「暨其清激悲吟」，善曰：「暨，及也。」（據奎章閣等本，北宋本此篇已佚，其必與之同）《文選集注》本李善無此注，而見於其所引《鈔》中。再如卷三十七曹子建《求通親親表》「妃妾之家膏沐之遺」，善曰：「《毛詩》曰：豈無膏沐。」（北宋本及奎章閣等本同）集注本亦無此善注，而見於其《鈔》，作「《詩》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按，「誰適為容」四字，集注本原引轉入下頁，北宋本校理者或失察而漏寫，或因取其上四字注正文「膏沐」已足而有意刪之，同时又據李善注例改「詩云」為「毛詩曰」。又如卷三十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嵇中散康言志》「夕飲玉池津」，善曰：「《衡山記》曰：空青崗有天津玉池。」（北宋本及奎章閣等本同）集注本李善無此注，而見於所引陸善經注中，唯「崗」作「罡」，字同。那麼，上述集注本李善無注而北宋本則有的現象，有無可能是李善後來自所增添而成呢？不太可能，因為據集注本編例，李善注居諸家注之首，其注文必完整地保留不加任何刪節；又北宋本中李善注如果為後來自增，也未必會與《鈔》或陸善注暗合若此。較為合理的解釋是，北宋本李善注中增出的文字，很可能是在景德四年第一次刊刻之前，三館臣工見李善注有缺，曾參考集注本取其《鈔》或陸善經注文附記於旁，後幾經傳寫而誤入於李善注的。下面再舉卷三十《時興詩》說明之。此篇在作者「盧子諒」下，奎章閣、明州本、贛州本皆有小注「名諶」二字（北宋本此篇已佚，自當與各本同有此小注，尤本亦有，但作一「諶」字）。按，《文選》各篇中皆未發現作者名下有此等注例，且盧諶字子諒，已見卷二十《覽古詩》作者「盧子諒」下李善注引徐廣《晉紀》，則不得在此更注。今檢集注本《時興詩》「盧子諒」名下注有「□□名諶，……」，細審此注上下，實際上是《鈔》之注文。「□□」，即「鈔曰」二字因漫漶而成的空白，其中「曰」字尚存殘跡。如此看來，北宋等本之所以有小注「名諶」，也應該是從集注本過錄而來的。若上述說法屬實，那今天所見的《文選集注》鈔本極有可能曾經藏於北宋內府，為校理者所取用^{二六}。由於本書以整理奎章閣本所包涵的北宋本為主要任務，對於它與《文選集注》本存在的上述比較複雜情況，除少數引用來說明事實者外，不一出校，以免枝蔓。

上面所說版本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大都集中在奎章閣本的李善注部分。至於其五臣注部分，情況要簡單得多，此次只是參考各本改正了其中的一些文字上的錯誤，並將混入五臣注文末的李善本舊注加以區隔，以還其本真。

此書當初受出版社的邀約，原打算保持奎章閣本的原貌，不做任何改動，加上標點以及存異同、辨正誤的校語便可交差，既省時又省力。但考慮到奎章閣本是外來的，擔心會牽涉版權問題而引起麻煩，加上我國早有與此本內容基本相同的袁褰本在，覺得這樣做的意義也不是很大。於是，決定另起爐灶，以奎章閣本為基礎，重新全面地整理出一個新的本子，使一本在手便可見到北宋時刊刻的較為完善的李善、五臣及六家注三個本子的面貌，或許更能起到便利讀者的作用。當然，這樣做起來，工作量就大為增加，為了趕進度，幾無節假日，每天伏案北窗之下，歷經數年，三易其稿，總算完成了任務，其間真是甘苦自知了。原想在完稿後再做一次審閱修訂，但出版社屢屢索稿，催迫甚緊，只好作罷，令人遺憾。由於此書部帙甚巨，情況也很複雜，又為水平所限，其中挂一漏萬，甚至錯誤之處肯定不少，敬請讀者不吝賜教指正。

此書整理過程中，承蒙老友許逸民先生始終予以關注，並在全書體例上提供了很多寶貴意見；北京大學傅剛先生、四川師範大學常思春先生，以及臺灣游志誠先生、韓國白承錫先生、日本芳村弘道先生等，皆曾惠賜有關《文選》的書籍或複印資料，對於今次整理工作大有幫助，傅剛先生又慨允其大作收入於本書附錄，用光篇幅，謹於此一并表示深切感謝！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於鄭州大學桃源齋

【注釋】

〔一〕 詳見本書附錄俞紹初《〈文選〉成書過程擬測》。

〔二〕 諺語「文選爛，秀才半」，最早見於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方其盛時，士子至

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或據此以為諺語產生於北宋之初。然陸游之甥桑世昌在其《蘭亭考》卷八引《陵陽室中語》

云：「范季隨一日謁陵陽公，坐間見《文選》一冊。公指以相示曰：古語云「文選爛，秀才半」。考《說郛》卷二十七載有范

季隨《陵陽室中語》，蓋范季隨為陵陽公入室弟子。所謂陵陽，即北宋人韓駒，字子蒼，仙井人，能詩，世居陵山之陽，故以陵陽名，

《宋史》有傳，《藝文志》著錄《陵陽集》十五卷。韓子蒼既稱此諺語為古語，則其流行必非始於北宋初，大概在隋唐五代間推

行科舉制度時已流傳於世。